

『兽首』回归的历史文化启示

袁跃兴

近日，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决定将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无偿送交中国。这两件圆明园兽首的回归将在今年的9、10月份完成。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大众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

流失海外多年的圆明园鼠首、兔首将踏上“回家路”，但这条“回家路”却走了153年。这不禁让人唏嘘，再次展开历史的回忆，去追述那段断裂的历史。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是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海晏堂前喷水池的一部分。这组铜像由意大利

籍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设计，清宫廷匠师制作。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把圆明园化为灰烬，劫掠走了十二生肖兽首和其它众多圆明园珍宝。从此这十二生肖兽首命运多舛，遭遇各异。目前已有5尊流落海外的兽首回归中国，鼠首、兔首即将回归。但龙首、狗首、蛇首、羊首、鸡首这5尊铜像至今不知在何方。圆明园文物的境外漂流，不过是大量中华文物流失的典型写照，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目前流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已超过1000万件。

如今，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

的青铜鼠首和兔首即将回归，对这两件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何估价？

皮诺家族表示将向中国政府无偿送交鼠首和兔首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表示谢意时说，“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对中法两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含义。历史无法改变，或许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还有某些差异，但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在续写历史，也在改变历史。皮诺家族宣布捐赠两件兽首的意愿，又为这两件文物增添了新的含义。”

如今，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即古老文明如何保持历史连续性的问

题。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不需要虚假的历史主义，也不需要所谓的“拟古主义的心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为了保持历史的连续性，我们需要尽心尽责保护好历史遗迹、历史文物，尽最大可能保留下真实的历史样式，留住历史记忆，不让自身与历史、传统之间产生更大的裂缝和距离。

因此，兽首回归事件引发的讨论，让大众在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历史知识的回忆中，能够更好地审视自身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这对大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教育，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神，增强了文化自觉，也将带来文化自信。



兔首

中国最美古村

黄檀硐：村古石奇 林茂水美

吴海燕文 / 图

黄檀硐属浙江省温州的乐清市城北乡辖区，位于东部沿海乐清城西北的温州市级风景名胜区——灵山境内，海拔400多米，距城区约一小时山路车程。2007年被评为首批“中国景观村落”。

黄檀硐地处山谷底部，环村皆山，悬崖峭壁。除东南西北各设一处寨门（目前仅存西寨门与东寨门）外，别无途径可以出入。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颇有世外桃源的意

大多是几百年历史的古民居，具有明清建筑风格，多为三合院，具有木石的天然本色。院墙多以原始石块叠置而成，有花式纹理，浑厚、封闭。建筑门窗、石雕门楼开启一律面向各自院内。建筑石材基部，木结构屋身，屋顶为小青瓦。从群体布局看，古民居因势而建。石台阶在原始山石墙民居间折上或折下，形成夹道小巷，时而闭塞，时而开敞。

历史上黄檀硐村曾在乐清富甲



黄檀硐村

境。村东有五龙瀑布和关公洞，西有西龙瀑和古城门，南北两边均为高耸百米的陡峭石壁，因风化形成千姿百态的象形山石、山峰和洞府。古村落空间布局上村、田一体，分区清晰，形态完整紧凑，城门、村口、街巷、沟渠、宗祠、庙宇、院落相映成景，溪流穿村，石桥横卧，巷道纵横交错，院落毗邻相接。俯瞰古村落，山色、石质与黑瓦、石墙、木板壁的古屋宛若天成，其完整性和原真性较为罕见。

黄檀硐村有着800多年历史。该村村古、林茂、水美、石奇、洞怪，村内古屋、古庙宇、古祠堂、古匾、古木雕装饰，以至古老的习俗文化尚存。这里分布的大小建筑，均采用来自周边山上扁平如年糕的石块砌墙。这些未经人工雕凿的石块，以一副原生态生出拙朴的风格，美其名曰“凤凰尾”，后又叫“玉米墙”。村落内建筑仍

一方，其经济发展主要靠靛青染料制作。千百年来，按照生产流程，夹缬（蓝印花布）在温州形成几大中心。而作为染料的靛青，公认以产自乐清黄檀硐的为上乘。其原因有二：一是黄檀硐人在打浆的时候，具有用舌辨别靛青水的酸碱度的技能；二是黄檀硐山高、风凉、水好。据说历史上黄檀硐种植靛青最盛时达到200多亩。这种堪称印染工艺活化石的靛青提炼工艺，在当地因后继无人已濒临消亡。村民现以种植水稻、番薯、生姜和茶叶等农作物为生。

神水

民间工艺亟待回归原创

张志勇



河南传统手工艺——淮阳泥狗狗

在各种节会、庙会和博览会上，来自民间的那些传统工艺品，都是必不可少的点缀，比如泥塑、刺绣、木雕、石雕、陶瓷、剪纸……在为其色彩、造型、技法和寓意惊叹之余，人们或许会注意到：作品虽然琳琅满目，但似乎模仿多了点而原创少了点。像《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这样的传世名作，在一场展会上，以之为蓝本的编织、刺绣、木雕、瓷艺和年画作品，不在少数。

模仿，几乎已经成为民间工艺领域熟视无睹的现象，让本来生机勃勃的草根艺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歧途。值得庆幸的是，也有一些业内人士为民间工艺的原创新缺失而大声疾呼。“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是民间工艺的根本特性，决定了民间工艺是创造性的，可现在的情况是你也模仿、我也模仿，民间工艺的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在哪儿呢？”在不久的一次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评选会议上，作为评委的“泥人张”传人张锴这样发问。

一窝蜂“再创作”危害大

对既有的艺术佳作进行模仿，尽管能在审美上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甚至打开原作未能表现的艺术空间，也能提供诸多就业岗位，这种“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合理存在，但一窝蜂全是此类“再创作”的作品，对民间工艺的伤害则是巨大的。

费人、费时、费料自不必说，不仅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民间工艺作品的格调，更在根本上动摇了民间工艺

存在的自主性。对于民间工艺来说，题材、技法和材料的创新相对比较容易，最难的是艺术境界的创新。没有艺术境界的创新，艺人的手无论多么灵巧，技法多么高超，最终都只会沦为替他人完成二度创作的工具。

从宏观上改变文化创意环境

也许，民间工艺领域的这种现象也是当代文艺界原创乏力的一个缩影。在文学、影视等更具个性的领域都尚未走出模仿和跟风的怪圈的情况下，对个体的民间艺人提出这一要求似乎太苛刻。相反的，从宏观上改变文化创意环境或许更加可行。

中国民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指出，民间工艺包罗万象，是大众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宜于选择在政策影响有效的范围内，运用评奖、展览等杠杆进行宏观引导，比如，国内各种针对民间工艺作品的评奖活动，要倡导原创，敢于舍弃那些虽技法纯熟但原创不足的作品，这样才能鼓励我们的艺人由技而艺、由艺而道。

当前，机器产品的日渐冰冷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手工技艺的温情，这也让民间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把工艺真正当做手工艺的艺术来对待，已经成为不少艺人的追求，但这种艺术创作还需法律来保驾护航。在长春、烟台、合肥、开封等地的工艺品博览会上，不少展位都没有“谢绝拍照”的提示牌，因为这些作品都是艺人精心创作出来的，很容易被拍照、复制，以至于很多艺人在现实面前宁愿模仿前人的美术作品，而不是呕心

沥血去搞原创。完善对民间工艺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原创者的利益，提高抄袭者的成本，这也是鼓励民间工艺原创性的重要杠杆之一。

不过，民间工艺从业者人数巨大，文化素养和艺术境界参差不齐也是不争的事实，有针对性地民间艺人进行培训交流十分必要。由于民间工艺种类繁多，从业者遍及全国，像去年的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人培训班虽然很有意义，但远远不够，急需发挥中国民协系统以及专业院校、社会机构的合力，在提高艺人的艺术境界和原创意识方面多做文章。一件工艺作品的价值、材料和技法固然重要，而承载其上的艺术境界才是核心竞争力。

让艺术从生活中走来

在河南首届民间工艺美术展期间，笔者曾看到一组精彩的烙画，将传统乡村图景配以木板烙画特有的色调，自然流露出隐约但绵长的怀旧情绪。但究其根底，却是以他人的摄影作品为底本进行“创作”的，因此观众所体验到的，是摄影者的心灵，而不是艺人的，虽然后者可能对此种场景更加熟悉。

实际上也是如此，广大的民间艺人大多数都处在生活的最深处，有更多的机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用身边的泥、木、石、竹、布、纸……创作出独具个性的工艺作品。

如何化腐朽为神奇，所需要的是“模仿”生活、表现生活，而不是模仿他人，这样民间工艺才不至于误入歧途。

文化地理

新疆吐峪沟石窟寺出土大量壁画残片

作为新疆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联系新疆南部与中国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的吐峪沟石窟寺，其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日前结束，发掘出土大量壁画残片，并清理出中心回廊柱等洞窟遗址。

吐鲁番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龙表示，是次第二期考古发掘从今年4月初开始，为第一期考古工作的延续，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发掘区域主要集中在吐峪沟沟口的地面佛寺，以及吐峪沟石窟寺西岸石窟群北部。2010年至2011年，吐峪沟石窟寺遗址实施了首期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纸质文书等文物。

此次发掘从吐峪沟石窟寺第12窟开始，一直往北，在清理中，发现大量壁画残片，清理出中心回廊柱和一座圆形塔，以及大量

僧房窟、禅窟等。本次挖掘，主要解决了吐峪沟石窟寺西岸洞窟的形态布局，并对原本认定错的洞窟进行了修正，考古学家还将对出土的壁画残片进行修复。同时，出土的壁画残片和发现的壁画，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此外，吐峪沟石窟附近的传统民居建筑使用至今，其建筑技法、构造形制在中国生质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据王龙介绍，吐峪沟石窟寺的发掘为人们系统了解和复原吐鲁番地区古代寺院的形制布局提供了全新的材料。以前有学者认为佛教石窟是一种孤立的建筑存在，通过此次发掘，发现石窟只是当时所建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后来寺院被毁，只剩下洞窟。

考古学者认为，本次发掘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



壁画残片

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已发现文化遗址200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4万多件文物，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吐鲁番至少使用过18种以上的古文字、25种语言，大量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世界上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四大体系的交汇点。

(据中新社报道)

凤凰古城：丢了传奇求涅槃

杨芹



凤凰古城曾因“中国最美丽的小城”蜚声中外。近日，这座“小城”却在多方利益场的裹挟下深陷舆论泥潭。先有4月10日凤凰官方一意孤行施行“门票新政”；接着19日的民建大火和5月1日的吊桥惊魂；而“五一”期间“寒碜”的游客量和力推的仿古新镇“烟雨凤凰”的豪赌行径，更让人们不得不再度拷问凤凰发展模式。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大旗下，古镇生意经大行其道。过去数年，江浙的周庄、乌镇、南浔、同里，安徽的宏村等，都已在文化的带动下成为资本涌动之地。昔日沈从文笔下静默深沉的边城凤凰，也一样成为这桩买卖的主角。

过度商业化让当地古迹伤痕累累，凤凰也并非孤岛。正如冯骥才所说，套路化的旅游带来的一定是粗鄙化的旅

游，同时使各地古城和古村落的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原有的文化生命被瓦解，固有的文化魅力荡然无存，只有布景般的模样，没有真正的个性与气质。凤凰古城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古貌尚存，是历史遗存下来的文化瑰宝。我们需要共同维护的是一个纯美的、质朴的古城，一个能够休憩心灵、感悟生命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被当地政府 and 开发商绑架的收费工具。此所谓竭泽而渔。